

多少次， 梦见父母在我身旁

嫩的青草”。

不甘心的张守刚，去湖北的砖厂打工。离工厂不远处有个书摊，老板看他没钱却爱读书，破例将书借给他。看的书多了，“手痒痒”的张守刚，开始写一些豆腐块。

1990年，内蒙古的煤矿上，矿山下面有个书店，正是那家书店，支撑着张守刚做了一年矿工。1993年5月14日，在一家配车配件厂打工的张守刚，被冲床切去了四个手指。手术长达4个小时，他看着医生用钢锯切去多余的骨头，身边照顾他的工友相继晕倒。在病房里，书本陪伴着他，他用写作打发时间，并对工友们说，“活着，就是好的。”

次年，张守刚南下广东中山，在玩具厂当保安，每天值班8个小时，有了更多时间读书和写作，让自己在空余时间有所寄托。2000年6月，他的第一本诗集《工卡上的日历》出版。“这十年里，漂泊之苦，断指之痛，形形色色的人生际遇，一日三餐的挣扎，让我有了倾诉的欲望。”张守刚说，“如果说打工生活曾经让我消沉，那么是文学给我打开了生命的另一扇窗子。”

“又是一年秋叶黄，那一片片空中飞舞的落叶，带着我的思绪，回到了那个让我流泪的秋日……”这是初三学生白敏龙写下的。

1989年的秋天，也令张守刚难忘。那一年秋天，这位云阳县农坝镇的农村青年，没有走进理想学府的大门，回到家里，父亲给他的是羊鞭。“整座山都是他的/他的礼物是最

赵昂

嫩的青草”。

不甘心的张守刚，去湖北的砖厂打工。

离工厂不远处有个书摊，老板看他没钱却爱

读书，破例将书借给他。看的书多了，“手痒痒”的张守刚，开始写一些豆腐块。

1990年，内蒙古的煤矿上，矿山下面

有个书店，正是那家书店，支撑着张守刚做

了一年矿工。1993年5月14日，在一家配车

配件厂打工的张守刚，被冲床切去了四个

手指。手术长达4个小时，他看着医生用

钢锯切去多余的骨头，身边照顾他的工友

相继晕倒。在病房里，书本陪伴着他，他用

写作打发时间，并对工友们说，“活着，就

是好的。”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

字无法走得更远/他暂时没有打开自己……”

2003年8月，张守刚离开广东，之后又辗转

南京、义乌等地。2007年，他回到了家乡云

阳县，18年的打工时间过去了，张守刚发现，

那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，很多已经娶妻生

子，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将孩子留在了老家。

孩子们需要陪伴，但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

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写下。“我们

都需要陪伴，朋友的陪伴，在遇到挫折时，给

你肩膀……”陈姿羽这样写道。

张守刚曾在诗中，写下孩子们初识文字的

样子。“字和字之间的距离/还不够紧密/他还不

懂语法里/奔跑的呼吸/这个孩子羞于启齿/面

对陌生的词语/他红着脸/把牙齿吞进肚里/文